

黄祖泗◎著

冷月葬花魂

——
闲说林黛玉



四川大学出版社

LENGYUE ZANGHUAHUN

XXIANSHUO LINDAITU

冷月葬花魂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贺思懿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李思莹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月葬花魂:闲说林黛玉 / 黄祖泗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614-5698-9

I. ①冷… II. ①黄… III. ①《红楼梦》人物—文学
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607 号

书名 冷月葬花魂 ——闲说林黛玉

著 者	黄祖泗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698-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闲适的端庄，闲情的分量（代序）

吴幼章

闲适的端庄，
闲情的分量
(代序)

黄兄新作即将付梓，嘱我写一小序。说实话，心甚惶恐。大凡为书作序者，要么是达官显贵，可以高屋建瓴，指点其书之缘起、要旨，从而提升书的社会价值；要么是大家学者，可以鞭辟入里，剖析出书之义理精髓，进而挖掘出书的学术底蕴。可黄兄不着俗套，偏嘱我这既无位且不才之人作序。于我而言，是信赖更是重压。我一怕有负黄兄殷殷之雅望，更怕有损黄兄心血力作之价值。岂能不惶恐如是？

对于《红楼梦》我实无甚研究，仅在中学时初读，大学时泛读共两遍而已。现已逾三十年，很难说有多深的印象，更谈不上多深的见识。只知道这是一本奇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述“忠”、《水浒传》叙“义”、《西游记》说“诚”、《红楼梦》言“情”——中的一部巅峰之作。间或也知道，这是一本谜书：作者之谜、原型之谜、结构之谜、结局之谜以及众多人物之谜……正所



谓“鸿文虽留千载后，大抵是非都茫茫”。惟其如此，两百多年间，引得多少红迷毕一生之心血，殚精竭虑，考证释疑，不一而足。

诚然，黄兄的新作仅是红学研究中的一朵浪花，铁定无翻江倒海之伟力，亦或无振聋发聩之反响。但究其黄兄的执著和著述的新意，我却以为颇值得推崇和赞许。诚如清代学者袁枚所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黄兄《冷月葬花魂——闲说林黛玉》这株如米“苔花”在红学的百花园中注定能像牡丹一样开得艳丽。

先说其执著——对黄兄涉足红学的勇气和坚持，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一份敬意。

黄兄是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执教于成都市某国家级示范高中，长期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其教学水平颇得学生及业内同仁的好评。此外，他还尤注重教学、教育研究，并撰写各类文章，近年已有好几本语文教研佳作问世。

黄兄又是一性情男儿，常在课余闲暇时与我等一千好友或捧茶闲论，以嬉笑怒骂成趣；或把酒言欢，至酒酣耳热方休；抑或捉牌遣怀，兴至，竟可通宵达旦不散。

黄兄还是一慈爱祖父。在我等同龄好友中唯他先得孙儿，且爱得痴迷。归家则抱孙乐，入夜则伴孙睡，凡一提及孙儿，眉宇间尽显慈爱之情，言语中更有显摆之意，常令我辈既羡慕又好生不平。

然而，就是在这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之下，在这凡夫俗子的率真之中，黄兄竟能偷闲涉足红学这旁人看来既冗繁又迷离、既无利可图又无名可扬的领域，并历数年写就这洋洋洒洒 19 万余字的佳作。且观点新颖独到，考据细密翔

实，文辞生动优美。其勇于探索之勇气，其苦读考证之寂寞，其挑灯弹键之艰辛，实令我等钦佩有加。我是真佩服他不同凡响的研究命意，佩服他长逾数年的执著坚持。

再说其新意——对黄兄的这本力作，我最推崇的是其副标题的那一个“闲”字。

我以为，“闲说林黛玉”妙就妙在一个“闲”字，新也新在一个“闲”字。理由有三。

其一，因“闲”而命笔，无功利之心。

如全书“后记”所言，黄兄是在周末假日与几个忘年之交于沙河边品茗谈“红”，是把《红楼梦》这部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之作当成闲书来读；是他们哥几个或“拍案称绝，奇文共欣赏”，或“戟指问难，疑义相与析”后“赏出了别样的滋味，问出了新的意旨”；是黄兄在网络上先“有了那断断续续还不成文的点滴东西”，最后再“拾掇整理、增补删减”而成书的。换言之，就是几个有闲之人，在闲暇之时，闲适之地，读闲书，发闲论。不是怀着“我要研究了”的学者心态，更不是为了“我要出名了”的势利想法。这样的写作动机简单，淡定，透明，悠闲，于当今追名逐利风气日盛之论场文坛，何尝不是另辟蹊径、清新宜人？

其二，以“闲”而立意，别主流之声。

大家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光从学派上去论，则有胡适的考证学、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红学泰斗周汝昌则把“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概括为红学研究的“四大支柱”，当代学者刘心武更是开出了“秦学”新路。再就林黛玉这个人物而



言，大抵各学派都是肯定、赞扬之声——才女、美女、“叛逆者”、“殉葬者”。有多少读者为其美貌才气和冰清玉洁的秉性而叹服倾倒，又有多少文人为其凄凉身世、凄美爱情、凄惨结局而扼腕痛惜。这些无疑都是主流。然而，黄兄以“闲”命意，就是不随主流、不落俗套。他从小说本身的情节当中去探研，从诗文的内容上去考证，除了对林黛玉其才其貌的褒扬外，也指出了她在德上的瑕疵、在嘴上的刻薄以及在性格上的乖僻。黄兄写到，“我们同情聪明可爱、美丽多情、才貌双绝的林黛玉的悲惨境遇，但我们也绝不‘爱屋及乌’，连她身上原本该鄙弃的缺点也成了我们赞美的东西”。

这就是“闲说”的勇气。他可以不随大流，不入窠臼。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黄兄之“闲”之“歧”又何尝不是一种启人思迪的新声？

其三，说“闲”而写实，有讽今之效。

先生鲁迅说过，“发思古之悠情，往往是为了现在”。黄兄的“闲说”，绝非是为了“闲说”而“闲说”。我注意到，除了他明白晓畅甚至诙谐的句法外，还有诸多插科打诨的闲论闲侃，更有许多借古说今、顺手一枪式的笔法。如他在写大观园初建诗社的纯洁动机时，他想到了当今“不少的现代作家笔落在文学上，心却在文学外，一边在纸上码字，一边却在心中数钱；一边在键盘上敲打，一边却在憧憬登顶的辉煌”。又如，在写林黛玉内美外美兼具时，他又想到了网络美女“芙蓉姐姐”。“‘芙蓉姐姐’就不仅‘美女’而且还‘闭月羞花’呢。‘天涯社区’里，她不是曾放言‘我有时候做梦都梦见自己是林黛玉，躺在宝哥哥

怀里呢’!”再如，在写到贾琏偷娶尤二姐时，他又想到了贪官暴发户们包养小三，进而想到了辽宁某市教育局长受贿50万元、包养女大学生为其传宗接代……这些顺手一枪式的议论在书中比比皆是，像匕首直刺时弊，表现了黄兄对世俗对腐败的厌恶和诅咒，也表现了他对现实、对民生的关切和关注。

所以，此“闲说”非彼“闲说”，“闲说”也是正说。这闲中的不闲可谓别出心裁，别有新趣。

总之，“闲说林黛玉”，似“闲”而非“闲”，寓庄于谐，借古说今，闲得雅致，闲得新奇。这是闲适的端庄，闲情的分量，也是本书的端庄和分量。当然，更是我推崇它的原因。

综上所述，“一份敬意”，“一个闲字”就是我对黄兄、对该书的一点理解和感悟。是为序。但愿，没辜负黄兄的雅望，没辱没他佳作的芳名。

闲适的端庄，
闲情的分量
(代序)

2012年1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 ——林黛玉的“才”	(7)
第二章 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 ——林黛玉的“貌”	(57)
第三章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林黛玉的“德”	(97)
第四章 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林黛玉的“嘴”	(139)
第五章 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 ——林黛玉的“泪”	(179)
第六章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如梦遥 ——林黛玉的“爱”	(231)
后 记	(283)





YINYAN

引
言

林黛玉是大观园的“群芳之首”，是贾宝玉为她“弄了一身的病”，“睡里梦里也忘不了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心中恋人。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天真烂漫得近乎无知、单纯得好像刚是“睁眼看世界”的绝对还仅能算是女童的林黛玉，牢记“外祖母之家与别家不同”的母训，“步步当心，时时在意”地登场，在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中，为爱情而活着，最后又为爱情而死的林黛玉，香消玉殒而谢幕。林黛玉的这一凄凉离去，将之后的无数老、中、青、少男女读者弄得是悲情浓浓，热泪滚滚。

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在言及林黛玉的形象意义时这样说道：“林黛玉无疑是作者最钟情的主人公，她纯真、聪慧、孤傲、任性、尖刻、真诚，有着寄人篱下、体弱多病的孤苦身世，有



着多情敏感的浪漫气质，她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爱情，即使遭受‘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冷遇，仍坚守‘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情操。她的高雅的品位、活泼的个性、锋利的言词、脱俗的意趣、绮丽的文思，甚至她的一颦一笑，矫情和哭闹，都闪烁着真实而质朴的光芒。”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沈志均在谈到林黛玉时，这样说道：“我们的芙蓉花神‘出淤泥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凄凉地流干了全部的泪水，孤独地去了——‘冷月葬花魂’。她带走了美，带走了诗，带走了爱，带走了天然、率真、纯洁、热情、自尊、正直……她带走了一个美丽的梦。多么幸运，曹雪芹把她留住了。面对林黛玉，倘若谁还能够无动于衷，那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文明。”

著名作家刘兴武在“猜想”林黛玉泪尽而逝沉湖后，极其动情地说道：“她就又升华到太空，回到仙界，回到西方灵河三生石畔。她的生与死，都如诗，如歌，如梦，如幻，异常美丽，异常动人。”

在中外文艺评论里，我们真的还没能看到将那么多美好的形容词几乎是堆砌般地来赞美一个女性形象的现象。在这些评论里，都认为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最深入人心、最富有艺术力量的女性形象，有人甚至认为，人们熟悉她胜于熟悉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仿佛嗅到一股芳香，并立刻在心里引起弦一般的回响。蒋和森先生还认为：“林黛玉像高悬在艺术天空里的一轮明月，跟随着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走过他们的一生，人们永远在它的清辉里徘徊沉思，升起感情的旋律。”

对林黛玉，是不是所有人都如红学家们、作家们以及“社会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令人魂牵梦萦、心向往之，进而“爱她爱到骨头里”呢？这还真应了一句话：你喜欢萝卜我喜欢青菜，各取所需各有所爱。

鲁迅先生在给学生讲《红楼梦》时，就有学生问他：

“周先生，你喜欢林黛玉吗？”

先生回答说：“不喜欢！”

学生问：“为什么？”

先生说：“我嫌她哭哭啼啼的。”

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不是心里话，有没有一种没吃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就旁观者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倘若让林黛玉和先生结为夫妻，组成家庭，那是肯定过不到一起的，其结果的悲剧性，肯定会远远超过先生那令我们唏嘘至今的包办婚姻予他的痛苦。一个要吟诗弄琴，一个要激扬文字；一个要“手把花锄出绣闺”，一个要“我以我血荐轩辕”；“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的林黛玉和“骨头是最硬的”、手持“投枪、匕首”的鲁迅先生决然不是一路人，是无论如何都住不到一间屋子里去的。鲁迅先生是明白人，他不仅宣称自己“不喜欢”，而且还断言，“贾府上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言下之意，林黛玉也就是专为贾宝玉这一类人而特设的，其他人不会爱，不能爱，亦不敢爱。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将她的“不爱”林黛玉说得更为坦露：“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结’，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



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尤其男文人们‘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怜香惜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我的人际关系中，倘果有林黛玉式的少女，我也愿呵护于她。但我绝不会蠢到和这样的一位‘林妹妹’谈情说爱。我不惯于终日哄任何一位女性，哪怕她是维纳斯本人我也做不到。那会使我心烦意乱，六神无主。‘林妹妹’们是专供‘宝哥哥’们去爱的，我又没那资格和资本，就不爱。充充长兄、知己，必要时挺身袒护则个，或许还能胜任愉快。”

仔细想来，确实如此。凡夫俗子、平民中人，你毕竟与“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二公子不可同日而语，提篮小买，敲锅抹碗，生儿育女，养子奉亲，家庭还得靠夫妻二人共同支撑。吟诗弹琴，弈棋作画，毕竟带不来家庭所需的“牛奶面包”；花前月下，拥抱接吻是延续不了生命过不了一辈子的，“爱哭哭啼啼”的林黛玉确实不是平民百姓居家过日子的主儿。翻遍《红楼梦》全书，贾府中人，包括来过贾府见过林黛玉的众多男人，似乎也没有谁产生过将她“娶回家中作娇娘”的心肠。这诚如鲁迅先生在讲到《红楼梦》的“命意”时所说的那样：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

家看见淫，才子佳人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而于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在不同人的眼里，于是就有了各自的“林黛玉”。



第一章

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

——林黛玉的“才”

